

临沂党史资料



3

中共临沂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

临沂党史资料

3

中共临沂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

一九八四年九月

目 录

回 忆 录

- 回忆鲁南地下党斗争实况……………刘谐和(1)
忆板泉小学党支部的建立……………王任之(12)
板泉崖中共地下支部活动概述……………薛汉鼎(19)
关于一九三八年临沂县委的片断回忆……………杨士法(26)
我党同张里元部统一战线合作与分裂的回忆……………狄井芴(32)
临郯费峰四县边联支队第一大队的成长……………郭仲选(39)
临沂战斗生活回忆片断……………张云榭(52)

专 题 文 章

- 抗战时期的中共临郯县委……………(60)
临沂市第十小学党支部的建立及其活动……………(70)
临费沂(沂临)边联县概述……………(75)
关于沂临边联县情况的补叙……………王介福(88)
册山区王家对河村土改经过及其经验……………(92)

重 大 战 例 (一)

- 胭脂山伏击战……………(103)
车辆据点围困战……………(104)

“讨王驱李”战斗	(106)
抱犊岗山区反“扫荡”	(107)
再克青驼寺	(109)
破敌三道封锁线	(110)
东、西马山讨顽战斗	(112)
坊前战斗	(114)
临西讨土(洪九)战役	(116)
临邳边讨张(里元)战役	(119)

人物传记

董少白同志传略	碧野 (122)
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档案、文字资料选

临沂县两月来放手发动群众的总结	张华 (127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来信选

王献廷同志来信	(131)
杨信同志来信	(133)
孙哲南同志来信	(136)

插页:

1. 一九三五年“临沂县总图”(缩印件);
2. 一九三八年中共临沂县委举办的抗日干部训练班学员结业“证书”(影印件)。

回忆鲁南地下党斗争实况

刘谐和

一、鲁南支部建立前后

刘之言，名份，山东鄒城马头镇人，高小毕业后赴济南一师学习，在校参加了共产党，毕业后负有党组织任务回乡工作。

一九二八年春，刘之言任马头三小教员。同年初，我亦受聘三小工作。其时，小教工资微薄，月薪只八到十元。之言同志以三小为基础，联络马头回乡小学教员，组织小学教师联合会，其目的明是提高教师工资，实则想在运动中培养积极分子，发展吸收党员。

一九二九年秋，以三小为首，发动了一次罢课斗争，以“先生饿跑了”为名，赴县教育局请愿，要求增加工资。当时，各公立学校，校长、学董多系豪绅、地主，他们霸占庙产和学田，名利双收。所用教员，均有某些私人关系。因此，虽以小教联名义进行罢课斗争，但其他学校都未行动。反动县长害怕事情闹大，引起连锁反应，答应增薪到十五元，恢复上课，我们的斗争取得了胜利。但与此同时，反动派拆分三小阴谋也产生了。

一九二九年十月，刘之言在三小发展了我入党。他对我说：鄒城一小里有个叫孙镇国的同志，家是临沂，是我在济南读书时发展的党员，有了三个党员，我们就可以成立一

个支部了……不久，刘之言、孙镇国和我在马头三小召开了会议，正式建立“中共鲁南第一支部”。刘之言想隐蔽自己，提出由我当支部书记的意见，经过互让后，还是刘之言同志任书记兼宣传委员，我任副书记，孙镇国同志任组织委员。在这次会上，党支部研究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：（一）为应付拆分三小的阴谋，减少国民党的注意力，调孙镇国到三小任教，我到郟城县民众教育馆工作，并由我负责集资设一小型商店，作为来往同志的联络站；（二）派学生刘盛华（后改叫刘德生）到临沂山东省立五中学习，以便今后开展临沂城各校的学生工作；（三）研究今后发展党员的对象（如宋幼准、马叙卿等）；（四）组织读书会、社会科学研究会等，以传播革命思想，团结进步青年（如徐敬君同志，就是当年的会员）。

支部成立后，我便到民教馆工作，馆长叫许雅稚，另外还有一个姓于的馆员。根据党支部研究的意见，我们在城南关筹办了“摩登商店”，由我曲阜二师的同学许敬石为经理，安排我的学生高同山（国民党党员）在那里工作，以此迷惑国民党。这一段时间内，我们工作开展的很好。

有一次，我针对时局发表了一次讲演，中心是说国民党当局是和而不议，议而不决，决而不行，行而不动。实际上这是国民党元老派胡汉民的话，但引起了国民党郟城县政府的反感。民众教育馆办了一个小报。一九三一年秋，我听到从徐州来的人讲，在日寇炮击上海时，国民党李济深撤兵洛阳的消息后，便以《日寇占上海，世界大战将开始，敌炮轰南京，国府专车去洛阳》为题出了一个小报号外发出来。这下子国民党便不愿意了，县党部常委李建斋气势汹汹地对我

说：你这是左倾言论，混惑听闻，扰乱了金融……。我说：“这是事实啊，反正不是我自己编造的。”李虽然当时嘴上说不出别的来，但心里对我却很嫉恨。加上我们在筹办商店基金时，杀了几棵树，办起了商店后又客观上顶了国民党商店的生意，一九三二年正月，县党部李建斋等策划后，便以上述罪名将我驱逐出郟城县境。

我离开郟城，到临沂投奔教育界熟人刘子寿(刘可大)。他得知我出事消息后，告诉我说：我有个朋友叫尚景修，此人是满清庠生，很有学识，现正在费县筹办师范讲习所并任所长，由于一时找不到人，托我帮助寻找合适的教书先生，这样，你去不是很好吗？……我急忙把此事告诉了刘之言、孙镇国同志。他们认为，费县方面正好没有咱们的人，去那里开辟工作，可以为今后活动扩大影响。于是，我便于一九三二年三月初到了费县师讲所任教。

师讲所因刚开办，只招收一个班级，有学生三十余人，虽只有我一个人教学，倒也比较松闲。当时，由于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颁布了连坐法，开展党的活动一时受到不少的影响。为了打开局面，我采取先在校外发展，尔后步步深入的方法，商景修所长有个侄子叫商心如(后改为尚明)，当时在费县任教育委员，这个人思想开朗，比较进步，很有政治见解，因其叔父的关系，我们很快就熟悉了。四月间，我首先发展了尚明同志入党，接着又在学生中发展了李锡瑜(李伯瑾)、诸葛昌林入党。后来尚明又介绍了费县一小陈子未、县教育局会计刘子峨等入党，并在国民党县党部介绍了陈子其入党，这个人的作用很大，能及时地把县党部的情况报告我们。

为了避免敌人的怀疑，我提出请县党部一个常委的老婆到师讲所任音乐教师，并常到县党部里去走走，以示亲近。有一次，县党部有个姓顾的委员曾跟我谈论第三党的问题；其人想插手青年学生运动，利用学生起来搞学潮等来反对头头，扩大个人势力，夺取领导权。由于毛振凤新到费县重新成立国民党宣传站，加强了反动统治，我便指示尚明等尽量打入国民党内部，作好内线工作。不久，尚明、刘子峨、陈子齐等同志都参加了国民党，以此为掩护，我们开展党的活动就非常便利了。

大约这一年五、六月间，费县学生闹起了学潮，具体原因我不清楚，学生问我行不行时，我说“闹闹也好。”可能有的学生在校外说我在支持等话，弄得街谈巷议，因此，县党部推测师讲所有共产党的组织活动，对我产生了怀疑。那个音乐教师对我旁敲侧击地说：南方苏区的共产党在积极活动，闹乱子，这可是与国民党在争夺青年啦……她的话实际上是对我的试探与恫吓，我开始警觉起来。我到费县后不久，刘之言、孙镇国同志曾派刘盛华给我送个信，叫我到马头议事，恰巧在这时，刘盛华同志又带着刘之言的信来到了费县。信中说：一则家中有急事，二则孙镇国近与邳县唐某结婚，你速便中归贺。我深知此乃孙镇国与邳县方面接上了组织关系，便乘机以家中有急事，一时难以回校为由辞职离开了费县。临行前，我将费县党的工作交给了尚明同志负责，叫他在适当时候成立党的支部。

我首先到了临沂，拜访了在临沂县教育局工作的刘子寿。刘子寿听我不愿再去费师任教，便介绍了新任临沂县第十小学（板泉小学）校长彭伯漳与我见面。见面后只寥寥数

语，彭提出了聘我去十小任教的要求。当时我没回马头与组织联系，表示回家以后再说。我到马头时，临郯县委已在徐海特委鲁南特派员唐东华同志决定下成立，因刘之言不在，有个同志领我到重坊去找到了唐东华，我向他汇报了费县的工作，唐东华同志同意我在临沂县坚持，于是我便于是年秋到板泉崖小学任教。

到校后，校长彭伯漳首先向我暗示了地方旧势力的顽固，使我提高了警惕。我把高年级的语文、体育、唱歌和无人教的课都包了下来，获得了较多的接触学生的机会。在教学中，我注意观察学生的思想动向，让他们做作文、写日记，考察他们的思想情况，用多种形式进行启蒙教育。经过一段时间，我选择了几位同学作为发展党员的对象。这一批学生中，王福三（王任之）家境比较贫寒，是从关东来的，思想进步快，为人也还老练，另一个是李文学（李伴农），还有夏林（夏锡龄）、薛汉鼎等。当时，鲁南党组织不断派人来和我联系，刘之言也亲自来找过我，我把几个学生的情况向刘之言等作了汇报后，他表示同意吸收他们入党。我首先发展了王任之入党，接着又发展了李文学、薛汉鼎、夏林那几个。一九三二年冬天建立了支部。

伴随着党的工作的开展，学生们与我的接触甚为频繁，学校里有些教员对我产生了怀疑，风传我是“老共”，校长彭伯漳首先由疑虑而转为警惕和害怕，一时间传闻不胫而走。刘子寿得知消息后，借视察学生之机，告诉我说，当地有个叫诸葛赞甫的人，有钱有势，是个地头蛇，他向县党部告了密，说县党部要抓我，意在吓唬校长，镇压进步学生，扩大自己的力量。真可谓一箭三雕！为了避免发生意外之事，刘

王任介绍我到临沂西南的长新桥大户宋家去教私塾。因此，我在学校放寒假前便离开了板泉小学，临走时，我指定板泉小学支部由王任之负责。

二、在唐东华同志领导下工作情况

唐东华同志，又名唐棣，江苏省邳县人，曾在邳县县委领导下，打进国民党邳县县大队，以副大队长名义，组织武装参加旧州暴动。从一九三〇年起，常活动于苏鲁边的涝沟（郯城西南五十里）地区，同年十月间，先后在涝沟发展了胡维鲁、张鲁峰等同志入党，翌年成立涝沟区委。一九三二年初，唐东华在重访外围建立了掩护点，加强对这一地区的领导。是年五月间，唐东华见到鲁南支部的传单标语后，进行了秘密地调查。不久胡维鲁从马头党员刘兆麟的汇报中，得知刘之言的进步活动，便把这一情况报告了唐东华同志，接着，唐东华就通过刘兆麟同志的关系会见了刘之言。唐说：山东省委离鲁南太远，不便领导，故有苏鲁边徐海特委之设，鲁南一带应归特委领导。会谈结果，我们接受了唐东华同志的领导，他承认并接受了我們过去的一切工作，嗣又委任刘之言为县委书记。唐本人则往来于马头、重坊之间，领导指挥鲁南的地下斗争。

唐东华同志来后，曾领导北哨和樊家埝两次暴动，但均遭失败，经过是这样的：北哨的朱夷吾（朱次彭）系求进步而失意于国民党的青年，是我支部宋幼准同志发展的党员，他联络了一部分农民，我与刘之言都去进行过阶级教育，我去费县时还专门去过一次。北哨距国民党统治中心较远，盗匪时常出没。他建议如能把匪首徐大鼻子拉过来，则是一部分可以利用的武装力量。经研究，由我与刘之言同徐大鼻子

而谈。谈话结果，他愿作我们的朋友。唐东华同志来后知道了这个情况，就决定以北哨作为暴动活动中心，唐东华、刘之言、孟若梦等在朱次彭家炮楼里筹备举行暴动。

一天下午，正在讨论热烈之际，国民党临沂县党部干事刘建全突入屋中，阴阳怪气地说：准备好了吗，哪天动手？……唐、刘、孟三人对此不速之客，当即下楼急议。三人认为，此人既是朱家表亲，为何不入后堂而直趋炮楼？加上朱事先没有说明此事，显系先有勾结，企图利用刘来驱逐我们而中止暴动，这说明，朱次彭已动摇叛变。共议之后，以绝后患起见，孟若梦意见立即将刘干掉。朱父跪请以身家作保，于是，唐东华等急回三小召开临时会议，由唐东华同志宣布：朱次彭已叛变。这样暴动便中途夭折了。

唐东华总结北哨失败原因，认为系家庭牵连。接着，布置第二次暴动。确定，由孟若梦同志在四湖一带组织一个大队；孙镇国、胡维鲁于涝沟一带组织一个大队；刘之言、马叙卿（马九功）在郯城二区一带组织一个大队；届时在樊家埝集结。并决定，各队会师后，由马叙卿、孟若梦任正副指挥，刘之言任政委，趁青纱帐掩护，拉起游击，如今后行动不便，则由唐东华率领赴山区。

孙、胡二人路过三捷庄，在道旁饭馆吃饭时，适逢地主武装鸣号前来，二人行动表现警惕，引起了饭馆主人的怀疑，向地主武装作了密告，遂为地主武装追获。二人被押送涝沟区后继而转郯城，不久又解省狱。筹划的第二次暴动，刚刚开始就这样失败了。

孙、胡解济南监狱后，国民党反动派又在济南捕去孙镇国同志胞弟、团省委书记孙善帅，在三小捕去校长宋幼准，

在郯城县师讲所、马头三小捕去学生数人，连南关商店人员也被传讯。最后，唐东华在重坊亦被侦捕，与宋幼淮俱解省狱与孙氏兄弟等同案分押。唐与孙氏兄弟因有旧案，均在济南遇害；胡以外籍烟草稽征员，坚持与孙素不相识送反省院，济南解放时获释；宋幼淮坚持身为国民党县党部所委派的校长，由反省院转武汉，“七·七事变”后，亦获释放。鲁南党组织与上级党的联系虽然不正常，但仍有联系的，中共鲁南第一支部成立后，即设法与上级取得联系，曾派孙镇国同志赴沂水寻找前济南高中的同志；在未与唐东华同志接上关系前，孙善帅同志以假期探亲为名到三小了解过支部工作情况；一九三二年，省方派徐森同志来鲁南，要我支部派青年党团员二人（男、女各一人）赴中共苏区学习（后我支部派刘盛华和临沂一女同志前往）。

三、苍山暴动概况

唐东华、孙镇国等同志的被捕，使鲁南党组织受到了沉重地打击。这时，就只剩下刘之言、马叙卿和我三个人了。因敌人加紧搜捕活动，我们不得不采取分散的活动方式。我在长新桥教学；马叙卿在临沂城北乔湖、郝埠一带教学；刘之言起初在临沂城东南农村小学建立一职业掩护点，后由小岭赵叙五同志在太埠建立一永久性的掩护点。他化装为农民，改名张国栋，在群众中互称张三。

一九三三年春，刘之言约我和马叙卿在临沂七区尚岩开会。会上，总结了唐东华同志领导北哨、樊家埵两次暴动失败的原因：（一）对敌我情况估计不足，造成朱家中途的变化；（二）工作缺乏策略性（如叫学生白天刨电线杆、割电线），有些蛮干；（三）保密不严（学生出入往来如同公开机

关，造成唐本人被捕)。为了响应中央号召，牵制敌人力量，配合中央苏区粉碎国民党的第四次“围剿”，我们认为，必须再接再厉，组织第三次暴动。

这次暴动的地点选择在苍山，因为这个地方是在临沂县境内，属于郯城县管辖的插花地，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，而且周围村小民穷，群众基础较好，同时，在苍山举事，还可以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台潍公路以南。关于暴动的策略：决定采取声东击西、以虚护实、以偏卫主的办法。划苍山为主力军事区，船流（临沂城北）为政治宣传区，沂武河区的樊家埝一带为偏师作战区。暴动的方法：先由船流准备好大量的传单标语，届时向沂水大路两侧散发，把敌人注意力引向沂水、莒县方面。关于暴动的领导问题：决定以郭云方同志为司令，刘漪园同志为指挥，刘之言同志为政委；暴动成功后，建立苏维埃政权，由赵叙五同志任主席。为积极做好暴动的准备工作，会议决定：在苍山一带扩大党的组织，由刘之言同志负责，船流地区原有临沂五中王孝先同志，这里的组织工作再派马叙卿统一负责；我的任务是：暴动前，负责长新桥一带工作，暴动开始时，去船流进行宣传工作，并用碘酒显字法向济南一中的上级党组织通讯处发一书面报告；内部交通由老交通赵春景同志担任。暴动时间定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十日（农历闰五月十八日）举行。

暴动的准备工作在紧张地进行。不料沂武河区赵家楼某同志因言行不慎，被涝沟区反动派捕去，樊家埝的凌云志同志认为行动计划已暴露，就必须先发制人，因而提前行动。他们收缴了赵家楼、滩头等地地主武装四十多支枪，接着过河到胡埠、圈子一带与徐腾蛟、李锡麟等会师，组成临时指

挥部，进攻圈子，并将殷家场地主刘子钤所存粮食分给了农民，然后率队向苍山汇合。但由于事起仓促，凌云志同志忽然想起家中存有党的材料，于是星夜回家去取，不幸被西滩头地主葛圣山侦知，捕送郯城，后为伪县长薛明亮所害。徐腾蛟同志后亦牺牲。因武装内部不纯，又失去领导，人员均各自散去。

信到苍山后，刘之言在小岭召开了临时紧急会议，认为事已揭开，不能再事犹豫，必须提前进行暴动。我在长新桥得信后火速奔向船流。到临沂城北郊时，正好碰到了马叙卿，我们二人连夜赶赴船流。抵达后，一面召集王孝先等同志布置行动，一面急召尚明同志速来，要他在费县建立一个能容纳五人左右的掩护点，并给找一个联络人。尚明去后，交通员赵春景同志到达船流，通知我们赶快行动，因此，我们连夜油印了标语、传单，派人向沂水等县东北大道上散发，同时用碘酒、淀粉显字法向上级党组织的通讯处发了报告。但在等候苍山方面消息时，按规定时间到达的交通一直未来，乃由马叙卿同志前去了解。马回来后方知暴动已经失败了。因尚明派来的交通已在等候，我与马叙卿急忙转移到费县去。这次暴动，由于凌云志同志先期发难，仓促提前，又适逢展书堂部唐帮植旅换防过境镇压，因而失败。在暴动中，刘漪园同志当场战死，郭云方同志被俘，刘之言虽得机警惕逃出，但在向城被反动地主所搜获，经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张苇村电复就地枪决，刘之言与郭云方同志皆壮烈牺牲。

苍山暴动虽然失败了，但它对国民党反动统治震动很大。由于张苇村公令各地严加防范，各县、区实行连坐法，太搞清乡活动，农村地下党的掩护点一时不好建立，加上临

县委被破坏，我们的活动转入了低调。我们在费县呆了几天后，因不好掩护，我和马叙卿同志便分了手。我历经邹、滕、峄、济宁、泰安等处，一九三四年十一月辗转到了武汉四八师留守处，从此离开了鲁南。

苍山暴动到现在整整五十年了，但当时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。先烈们为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，使人无限的感慨与缅怀。他们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人生，虽长眠地下，但气贯长虹、心昭日月！他们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质将永远放射着灿烂的光辉，激励我们在四化道路上奋勇前进。

一九八一年初稿

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修改

附记：

本文根据1981年4月20日、9月15日、12月28日刘谐和同志谈话记录，参考刘谐和同志1980年11月撰写的同名回忆录等资料整理。成稿后，分别于1983年12月21日和84年2月14日向刘老征求了意见。

本文作者 刘谐和同志，1901年生，郑城县马头镇人，现在北京市二轻局离休。

忆板泉小学党支部的建立

王任之

说起板泉小学党支部的建立，这已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情了。

板泉完小，原是临沂县第十完全小学，现为莒南县板泉公社驻地完小。我的小学阶段就是在这所学校里度过的。一九三二年暑假以后，学校里新到了一位国语教员叫刘钝之（现名刘谐和），他给我们高一级（毕业班）教国语课并当班主任。他当时三十二岁，看上去精明强干。一开始我们就感觉到这位老师与众不同。他讲课的时候，很少按着课本讲，多是选一些带有进步性的文章给我们讲解，并且接触社会现实。他出作文题则出“被压迫下的农民”、“谈内战”、“黎明前的黑暗”、“我的小史”等题目；他教歌子则教“少年先锋队歌”、“工农兵进行曲”等。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首《少年先锋队歌》，歌词为：走上前去呀，曙光在前，同志们奋斗，用我们的刺刀和枪炮开自己的路，勇敢向前稳住脚步，要高举抗日（原为“鲜红”，当时改成“抗日”）的旗帜，我们是工人和农民的少年先锋队。

除了课堂教学以外，刘老师还很关心同学们的课外活动。他经常和同学们攀谈，我们生活中的一切他都喜欢听。他推荐一些进步书籍让我们阅读，如《郭沫若文集》、《蒋光慈文集》、《母亲》（高尔基著）、《黑手》、《牛》等，

他用猜谜语的办法，向我们介绍我党和红军领导人的名字，如“慢慢走”，打一人名，意指徐向前；他经常组织学生召开讲演会，让学生自己讲故事、谈感想。星期天他还走出校门，到乡村中的学生家里去访问。刘老师的教学活动就象是一股温暖的春风吹进了我们的心灵。我们开始用自己的头脑思索各种社会问题，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。

幼时，我的家境比较贫寒，父兄常受本村富户的压迫。我十岁时，随父逃难至东北，乞食数月，饱尝了旧社会的酸辛，亲眼目睹了旅居大连的同胞受日本人欺凌的情形。从那时起，我恨日本鬼子，恨地主，憎恨那个不公平的旧社会，并且常有杀富济贫之念。这样，就使我比较容易接受革命思想。刘老师到校后，对我比较器重。我常常主动接近他，听他讲一些革命的道理，刘老师也经常找我个别谈话。有一次，在一个黑暗的教室里，刘老师和我谈到苏联的情形，又谈到中国的黑暗腐化，然后问我：“你感觉怎样才能救中国？”我思索了一会说：“只有走苏联革命的道路。”刘老师说：“你说得对，中国只有走苏联革命的道路，劳苦大众才能真正得到解放。可恨国民党政府不允许这样做，许多革命的青年想实行苏联的法子而被逮捕、被惨杀。但是，革命是杀不绝的。记住，共产主义早晚有实现的一天。”最后，他严肃地嘱咐我：“今晚上的谈话，对任何人不要讲，就连自己的父母也不要讲。”我满口应承。

在同班同学中，我有几个要好的朋友，即薛汉鼎、李文学（现名李伴农）、夏锡龄（现名夏林）。我们四人情投意合，朝夕相处。晚上，我们都住宿在李文学家中。有一天晚上晚自习的时候，刘老师给我们读报，当读到万宝山惨案日